中国环境报

■责编：肖琪
■电话：(010)67112251
■传真：(010)67113772
■E-mail:wenhuabeijing@126.com

周刊 JING JIE ZHOU KAN 境界

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05-08版

文化热点

图为保利影院天安门店。李茹玉摄

大幕重启，路在何方？

◆本报见习记者李茹玉

停业半年的影院终于迎来复工。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吕女士在得知影院开门的当天就订了票。疫情之前，她平均每周在电影院观影两次，如今再来，“我感觉除了间隔就坐、入门登记外，电影院还是老样子。本以为影院会迎来报复性消费，但现场1/4的座位都没坐满。”吕女士说。

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低风险地区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灯塔数据显示，复工当天，全国电影累计票房350.53万元，总出票15.69万张，共计1.23万场次。虽然总票房不及去年同期的1.5%，但复工的消息让沉睡的电影业看到了曙光。

防疫复工兼顾，票房恢复还需时间

疫情期间，全国电影院经历了漫长严冬，很多影院不得不转战线上进行自救。如今，终于迎来复工，这给从业人员带来希望。各地影院都在积极开展场所全面消毒、准备防疫物资、向有关部门报备、拷贝播放影片等工作。一位影城值班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收到了大部分复映影片的硬盘，并希望能尽早接待观众。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6日，全国复工影院已有5103家，全国复工率达44.97%。影院复工率、放映场次、观影人次、票房数据几项指标也在连续7天上涨。复工首周的电影票房达到了1.09亿元。在影片方面，影院首周的放映以“新片+老片重映”为主。电影排片最多的为《第一次的离别》，达1673场（排片较多的城市有上海、杭州、长沙、成都、宁波、南宁、无锡等），其次为《战狼2》《误杀》《寻梦环游记》《美人鱼》等，而上座率最高为《寻梦环游记》，达9.7%。

在做好防疫、保证安全的同时，影院面临的现实挑战仍然十分严峻。7月24日，是北京电影院真正重启的第一天，记者走访了首都电影院（西单店）。根据防疫要求，电影院全部采取网络售票方式，观众在观影前进行体温检测、扫码登记等核验环节方可进场观影。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全面消毒以外，电影院每两场放映的电影之间至少需间隔30分钟，以保证放映厅完全通风后再使用。”

电影院开始逐渐活跃，但却并未迎来报复性增长，难以达到疫情之前的上座率。“目前影院采取隔排隔座售票的方式，上座率控制在30%以下，这对高峰时期的收入有一定影响。”灯塔数据显示，7月24日全天，北京市电影院票房总收入仅69.23万元，平均每家影院营收一万余元。

“我们现在每场电影的放出座位在30%左右，如果按票房计算，即使开业也可能是亏损，但现在复工营业不能只计成本，现阶段只是做好品牌、服务顾客，等待市场逐步回暖。”保利影院天安门店的李经理表示。

导致上座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间隔入座的硬性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缺少新片和大片的刺激。例如，受全球疫情影响，原定于3月27日上映的《花木兰》就多次撤档。从排片来看，目前院线上映的新影片较少，只有3部，其余大部分是复映的老影片。

李经理告诉记者：“新片不能大规模供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电影公司考虑到档期、前期宣传、收益等因素，不一定会在现阶段把新片投入市场，而是在等待市场回暖。此外，从接到复工消息到开门营业时间很短，来不及拷贝新影片供应给观众。”

除此之外，还因为时长的限制，“在排片上我们尽量选择2小时以内的电影，尽可能缩短场所活动时间。”保利影院天安门店的李经理说，“有些新影片时长在2小时以上，很难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放映。”观众等新片，而新片在等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情怀总有瓶颈，好影片得经得住市场检验

电影业绩，最终要拿票房说话，而观众的到来是“用脚投票”，随观众而来的现金流，才能真正为影院带来生机。

记者调查发现，影院复工后的第一批观众，大多是“为影院而来”。“《第一次的别离》这部电影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看到电影院重新开放后，我很想和家人一起来再次感受观影氛围。”北京的张先生说，“这次并非为看电影而来，更多的是支持电影院重新开业。”

为了纪念影院大幕重启，首都电影院（西单店）也为每位观众制作了特殊的纪念品，以表达对电影的热爱和对观众的感谢。“停业期间克服了很多困难，能坚持下来的最重要原因是对电影行业的热爱，我相信来影院观影是不可替代的。”首都电影院一名工作人员说。

但是，电影院重启不仅是一种情怀的消费，也是实在的内容消费。调查报告显示，严格的卫生防控措施、优惠的票价政策、优质新片或经典老片上映成为复工初期的三大驱动因素。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新片是拉动影院消费的最核心因素，如何安排协调延期改档的新片有序合理上映，落实政策，恢复制片方信心，是影院复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对影院排片能力的重大考验。

谈及票房的影响因素，德信影城重庆时光城店总经理祝俊文认为“没有所谓的报复性消费，票房只会随影片质量的提升而水涨船高。”他还表示，“未来观影人次会随着上映新片数量的增加而增多，观众观影的热情程度直接和影片质量挂钩，好片来了，观众自然会多。”

观众对高质量影片的诉求其实一直都在，而如何在资本与观众之间实现双赢，也是电影从业者将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制作规模较大的电影依然会将影院作为第一窗口来放映，电影市场的复工复产需要一批有影响力的大片来撬动。只有有影响力的电影进入市场，才能让市场焕发活力，进一步增加观影人次。”

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同样表示，“电影院真正复苏的源头活水是优秀影片的生产。”，疫情既给电影业带来了冲击，同时又给了制片方时间去静心打磨作品。据介绍，目前，整个电影行业还有几百部新片等待上映，这都是2020年之前已经完成的作品，而这些电影也正是影院重振旗鼓的信心。

CEN 新闻+

释放行业复苏信号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据新华社电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近日拉开帷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届电影节释放出行业和市场逐步复苏的信号。

随着我国低风险地区的部分影院自7月20日起重新营业，定于7月25日至8月2日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备受瞩目，观众反响热烈。

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相关规定，本届电影节全部采取网上售票。按规定，每场电影上座率不超过30%，观众入场时需要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登记个人信息，并全程佩戴口罩。

本届电影节采取线下和线上并行的方式举办，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满足各界观影需求，促进电影行业复工复业。电影节期间，上海的29家指定影院展映320多部中外影片，其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和中国首映影片超过200部。

为期9天的电影节还将举办金爵论坛和大师班、“一带一路”电影周、电影项目创投等活动。除影院展映外，还首次推出露天展映和线上展映。露天电影放映覆盖上海7个商圈和30多个社区。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和亚洲新人奖单元，今年受疫情影响不进行评奖，但公布了官方入选影片名单，并将举办中外剧组见面会，部分活动将依托互联网技术支持和视频播映等完成。国际影视交易也将采取“云市场”方式进行。组委会表示，这都有助于兼顾疫情防控和电影产业复苏。

许晓青 孙丽萍

特别策划

洪水来临，不可移动文物如何守得住？

◆本报记者王琳琳

编者按

风雨无情，南方的梅雨季节在今年尤显特殊。洪水来临，人们感受到危机、担心、恐慌等复杂的情绪。我们为在洪水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祈祷，我们心系于历经岁月洗礼的古老建筑命运会如何，我们更关怀灾难中的生命。本期特别策划，关注洪水来临，我们如何保护古建筑；同时，也将视线放在野生动物在洪水中的命运上。期待读者能和我们一起，坚定战胜洪水的勇气和信心。

今年汛期，南方的持续强降雨，除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也给文物古迹带来了严重威胁。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16日，有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不同程度受到损失。其中，不乏历史悠久、价值独特的古桥、古建筑、古城墙等全国、省级重点文物。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每一座古桥、古建筑、古城墙，都见证着历史风云，记录着年代风韵，蕴藏着先人智慧。

眼见这么多古建筑因灾受损，不少网友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洪水面前，这些屹立了数百年的不可移动文物会变得如此脆弱？

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任重道远

以古桥梁为例，此次汛期11个省份中共有70余座桥梁受损，且受损颇为严重。如800岁的“中国廊桥史上的绝版”、江西婺源县彩虹桥部分桥面和桥廊被洪水冲毁，始建于明代的7孔石拱桥、安徽黄山镇海桥桥体出现垮塌，有着300余年历史的马头溪风雨桥被卷入滚滚洪流。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洪涝等自然地质灾害历来是危害文物安全的重要因素，而古老的文物建筑在严重的自然地质灾害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文物本身防灾抗灾能力弱。我国文物建筑多为木构架结构，主要建筑材料为木材、砖瓦等，容易在自然地质灾害中受损。二是极端天气增大了文物安全的压力。文物分布区域复杂，许多位于山区、河流、湖泊、沟谷区域，受大流量、高流速洪水堵塞、冲击以及洪水长时间浸泡、淤埋，文物受损严重。

但是，也有调查指出，古桥梁受损如此严重，与“保护古桥不如造新桥出政绩”的思路有关，这导致部分古桥实际处于失管状态。还有报道发现，一些地方古桥维修加固项目推进缓慢。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乔云飞证实了上述观点。他表示，古桥梁是适应当时自然环境和交通需要建造的。随着社会发展，地方上的一些建设活动可能会把多年断流的河道填埋。在雨水小的时候，这些断流河道可能没什么作用，但是在雨水大的时候，它一定是泄洪通道。

国家级重点文物及保护单位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一般性文物保护情况又如何？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结果，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处，其中前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有5000余处（截至2019年10月7日），约占总数的0.66%，其余均为省级以下文保单位。受历史和经济发展原因制约，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保存现状不容乐观，其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17.77%，保存状况差的占8.43%，两类相加超过总数的1/4。

未雨绸缪，预防性保护作用更明显

此次文物受损凸显了我国文物在防灾减灾技术方面薄弱的现状。宋新潮表示，我国一些地方文物防灾减灾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存在基层文物部门和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队伍建设薄弱，人员力量普遍不足等问题，面对重大自然地质灾害，文物应急处置和抢险救灾工作就显得力不从心。

显然，目前文物领域亟待增强突发性灾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和提前预警能力。但是，相较于抢救式保护，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坦言，文物安全不能寄希望于亡羊补牢，得保持敬畏之心，再周密全面的灾后抢救措施，也比不上提前预警的未雨绸缪。

所以，文物健康体检被认为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实践的重要方式。

在北京大兴、昌平、房山等地，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及相关团队相继开展了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从基层的需求出发，以“文物健康体检”的形式，运用数字技术、开发云数据库，探索建立起一套快速有效、推广性强的区域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筛查的预防性保护方法。这套方法将不可移动文物的风险类型分为文物本体安全类、保护设施类、环境风貌类、管理使用类、灾害风险类等五大类，根据不同文物类型将这些风险类型再进行细分。

“确定风险等级，可帮助政府部门将保护经费和人力重点投入到风险等级较高的不可移动文物中，使有限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一系列的预防性保护可帮助文物保护可期可控。”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周羚磊说。

公众亦是文物保护力量的重要源泉

此外，公众也是古建筑、古桥梁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量的重要源泉。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副所长阎照告诉记者，几年前，她和团队去贵州黎平县侗族乡村调研，听说洪水把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雨桥”给冲走了，许多侗族群众自发与洪水进行抗争，尤其是青壮年，更是勇往直前，跳入洪水中抢救桥的构件。

“听当地人描述，我感觉他们抢救国宝就跟抢救自己家的贵重家具一样。”阎照对此倍感震撼。后来，当地的风雨桥得以按原样重建。

在阎照看来，民众有热情，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各级政府、文物工作者的权利和职责，而且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只有当地群众自觉、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有强盛的生命力。”阎照说。

这样的事情不乏先例。2016年，台风“莫兰蒂”侵袭浙江，泰顺三座国宝级廊桥相继被洪水冲毁，当地政府号召民众抢救古廊桥木构件，不少民众更是慷慨解囊，短短几天，民间捐款就超过300万元，给廊桥修复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据报道，今年因洪水受损的文物中，江西婺源已确认搜寻到彩虹桥构件东侧引桥与一号墩间的大梁一根，枋五块，平盘一根，损坏构件及小构件若干。黄山市也打捞到被洪水冲垮的镇海桥原料，将尽快完成原样修复。

经受岁月洗礼，在洪水肆虐中幸存下来的古建筑，与人们的用心呵护分不开。相信经过多方努力，古建筑的命运也将更加明朗。

我担心冬季飞到鄱阳湖的候鸟没有食吃

采访者：本报记者王琳琳
采访人：江西省余干县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雷小勇

我叫雷小勇，江西省余干县人。我们这靠近鄱阳湖东南岸，目前，鄱阳湖水位超过最高警戒线22米已经半个多月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大堤上轮流守护，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为了守住大堤，这些天我都顾不上到一线查看动物和鸟儿的生存状态，我很担心它们。

我跟这些动物打交道已经有20多年了。洪水中，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会得到很多关注和讨论，但是野生动物面临的安全威胁和生存挑战，很少会有人看到。

我听说，生活在鄱阳湖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麂，因为生存场地被淹掉，目前只能被迫集中在极小的几个岛屿上。生存环境极度恶劣不说，而且食物来源成问题，被盗猎风险更是大大提高。

还有凤头䴙䴘，作为鄱阳湖的留鸟，它们五六月份刚孵化出的小崽，目前也才学会游泳，无论身体还是体能，都无法对抗汹涌的洪水，更无法捕食小鱼小虾。有不少凤头䴙䴘，只能无奈带着幼鸟退到了人类活动频繁的大堤上。

目前还没有余干县野生动物受影响情况的数据统计。但我知道，我们县有一个八万五千平方公顷的保护区，如今全被洪水淹了。

这就是洪水对动物造成的两大威胁：一是安全；二是食物。

目前来看，鄱阳湖这样高水位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半个多月，这样下去，候鸟在冬季的食物就会很成问题。

尤其是白鹤，我最喜欢的动物，也是我最挂心的。

作为濒危物种，白鹤的珍贵不言而喻。但是我喜欢白鹤，并不仅仅因为它数量少，而是因为它的美好。

2017年冬天，来我负责的保护区过冬的白鹤，达到了1700多只，这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多么令人骄傲。那年冬天，我还看到白鹤在湖面跳舞的场景，那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白鹤轻盈地跳跃在湖面上，双翅张开，颀长的身体自由伸展，后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谁看见白鹤跳舞谁就拥有幸福的人生。”

此时，白鹤正在远东的俄罗斯雅库特低地苔原带度夏，可是我特别担心，它们到鄱阳湖过冬的粮食问题。

白鹤对浅水湿地的依赖性特别强，在鄱阳湖，它主要挖掘水下泥中的苦草、马来眼子菜、野荸荠等沉水性植物的地下茎和根为食，能占到总食量的90%以上，其次才是吃少量的蚌肉、小鱼、小螺和沙砾。而这些植物需要多角度的阳光才能生长。如今，这些植物被淹没，照不到阳光，生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白鹤也就没有食物保障。

不只是白鹤，许多鸟类也十分依赖浅水湿地。这些年，我们遇见过白鹤食物不够吃的情况。它们会飞到鄱阳湖周边村庄的房前屋后或农田里，吃谷物粮食。而这些往往是农民留给家养的牲畜吃的。为了避免白鹤偷食，农民往往会放鞭炮吓唬它们，我们便会主动投放一些粮食，供给白鹤。

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白鹤面临的可能是大范围的食物欠缺。目前，我们还在全力守堤，关于鸟类和其他动物受了多大影响还要等后续调查走访的实际数据出来。但如果你让我说一个愿望，那就是“但愿湖水远去江山无恙，诸君各回各家”。